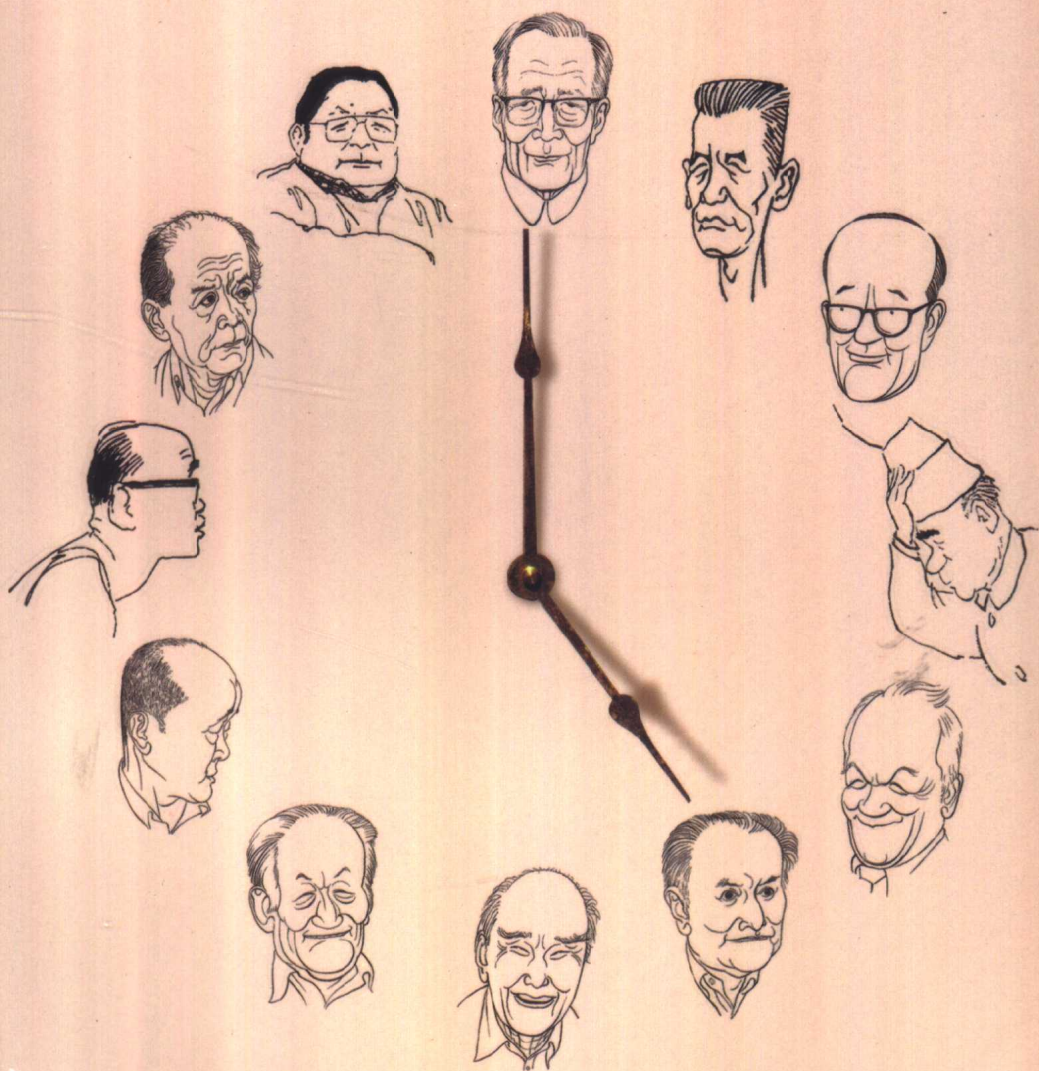


臆说前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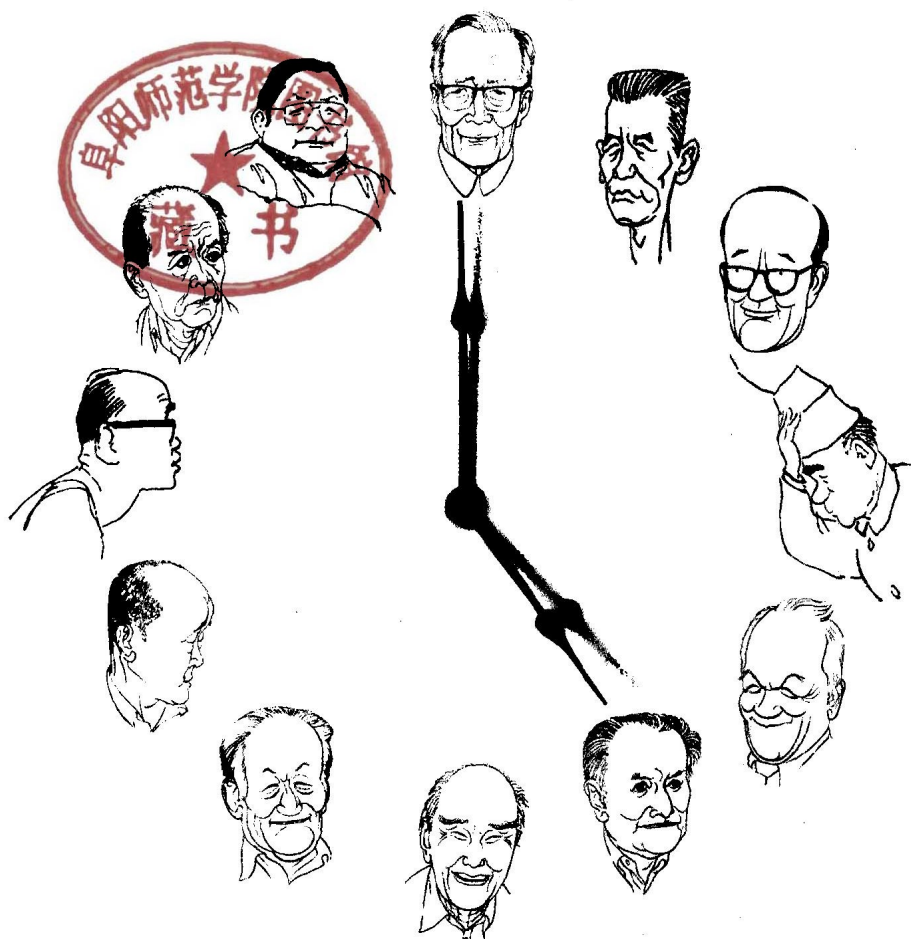
陈四益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臆说前辈

陈四益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臆说前辈/陈四益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7

ISBN 7-02-004245-7

I. 臆…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1354 号

责任编辑: 李明生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臆说前辈

Yi Shuo Qian Bei

陈四益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彩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3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02-004245-7/I·3224

定价 1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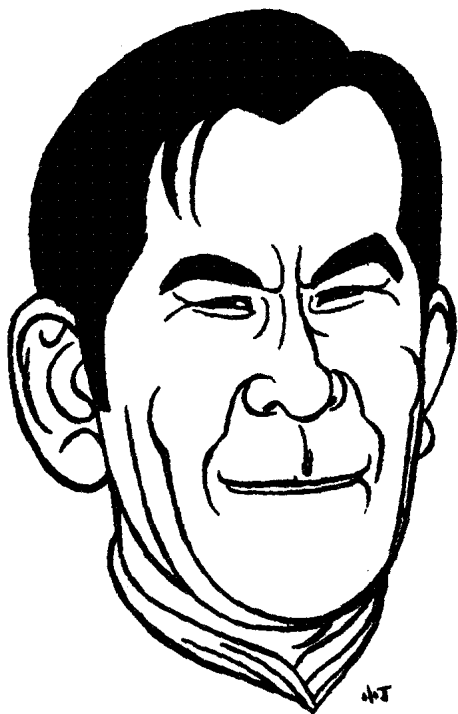
作者像

自序

据说,人老了,所剩无多,多的只是回忆。那么,写下这些文字,也就是“老了”的标记了。

对许多人来说,回忆总是美好的。关于自己的回忆,过五关、斩六将,桩桩件件历历在目;关于师辈的回忆,嘉言懿行、道德文章,如数家珍;关于友人的回忆,温情脉脉,情深谊长。我真希望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然而不能。牵动我记忆的始终是那些如嚼菜根的苦涩——关于自己也关于别人。

中学时代,我是在北京度过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机会来到首都北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幸运。无论是现在还存在的汇文中学,还是位处端王府夹道,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北京师范学校,都曾关系着我人生一段美好的时光。然而,那些带点甜蜜的记忆,比如,戴上红领巾,参加青年团,荡舟北海,露宿钓鱼台,挥舞着鲜花欢呼着涌向金水桥,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致意……早已飘散了,如清晨山间的岚气,日高了,就不见了。人与人之间那些亲密的感情,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被稀释、被淡化,被消解,消解于一个让人莫测浅深的寒潭之中。我至今相信,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上的



丁聪所作作者漫画像

阶级关系——是解释历史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但像当年那样依意识形态划分阶级并人为无限扩大的所谓“阶级斗争”,却无异于制造灾难。中学时代令人想念的老师,或因历史的陈账,或因家庭的牵累,或因耿直的言论,都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中“消失”了,成为不可怀念的人。几十年后幸存的,忆及当年,听后唏嘘感慨,相对无言。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从来不是

需要“专政”的“阶级敌人”。稍可自慰的,只是离开得早,没有直接在“斗争”中同中学的老师们短兵相接。

大学的生活就火药气十足了。虽然错过了暴风骤雨般的1957年夏季,入学之后,运动依旧一个连着一个。我曾真心相信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同资产阶级要长期进行较量;也真心相信青年人只要真理在手,就可以所向披靡。毛泽东的这些极富感染力的言论,激起了我们投入批判的热情。我们在批判中成长。刚刚听完蒋孔阳先生的《文学概论》,就开始批判他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尚未读过高本汉的著作,就

可以批判张世禄先生“贩卖”高氏的语言学主张。不要老师讲课,学生自己走上讲堂;废弃老师的教材,自己编写教材。所有这些今天看来近于荒诞的事情,我们都满腔热情地当做革命的盛举。我们真的以为在这样的批判中,一个新的世界会从天而降。直到“文化大革命”,连同我们自己也一道成为污泥浊水被涤荡,这时,才开始产生疑问:为什么过去崇敬的那些领袖、领导、英雄、模范,一夜之间都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过去奉为经典的那些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音乐,一夜之间都成了“封资修”的所谓大杂烩?十亿人的国家,只有一个头脑思考,其他人都只能接受他思考的结果,这岂不会导致人类思维的退化?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这样近乎宗教的仪式同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我曾见过废品收购站里堆积如山的线装书成车成车拉往造纸厂化为纸浆,世代积累的雕刻、建筑在“破四旧”的旗帜下毁于一旦,而那些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专家教授,一个个都被关进了“牛棚”,从事着最为原始、最为简单的体力劳动。这一切,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这样的革命,连我这样在批判中成长起来的人也无法理解。但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不然,在急剧转弯的轨道上,就会被甩出疾驰飞奔的列车,抛入万劫不复的“垃圾堆”。“秦始皇算什么,我们超过他一百倍”。为了不致在新的“焚坑事业”中成为牺牲,我和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不断检讨自己对伟大的战略部署理解得太浅太浅太浅,努力紧跟紧跟再紧跟。遗憾的是我终于跟不上,

因此终于被归于另类，接受了我也曾施之于人的批斗之后，在劳动中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去了。

离开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却有了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过去的生活、遭遇和生存的环境。知识，究竟是一种力量还是一种罪恶；学术，应当是一种研究与发现还是一种诚惶诚恐的经注；公共权力是用以创造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还是用以限制或扼杀人的本性；学术是非是靠实践还是靠权力来检验？人间固然会有争竞，会有斗争，但这种争竞和斗争依靠什么来约束规范？一旦失去了约束与规范，在无法无天的环境中会酿出什么样的苦酒？曾经坚信不疑的那些理论，究竟含有多少真理？

我无法用理性的文字写出自己的感受，只能把记忆中的零星往事和琐碎的思索，以我习用的语言记录下来，或可给有意研究那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朋友提供一些粗浅的素材。因为这些回忆，所关系之人事大都是我认识的前辈人物，又因为回忆只是鳞爪，还带有很强的个人感情色彩，难称正论，只是“臆说”，故冠以书名——《臆说前辈》。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读了这些并不轻松的随笔，能够从中找到于自己有用的东西。

目 录

怀师	1
关于刘大杰先生	5
应付批斗	10
传纲之死	21
黄文几先生	29
朱东润先生	36
记忆中的赵景深先生	43
公今度	50
吴剑岚先生	56
王运熙先生	62
刘季高先生	71
《澹园诗词》勾起的回忆	78
沉重的记忆	82
泪尽胡杨	89
寻找绀弩	97
“小丁”解	105
漫话丁聪	108

又是一条好汉	125
我与丁聪	130
丁聪的房子	135
黄永厚和他的画	140
黄永厚其人其事	148
画画儿的黄永厚	156
读画	162
请同叶芝余商量	170
我要骂人了	174
尚未闻道	178
开口是美	181
钓稿	185
严文井说八股	192
顾执中述“十拒”	197
一篇未发表的遗文	203
萧乾先生	208
缘慳一面	215
李普的书	222
韩羽	228
我读《思痛录》	236
别把烦恼带回家	241
零思碎墨	247

怀 师

这两年，大学时代的老师一位接一位去世，尚健在的，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每当想到这些曾为我授业、解惑的师长，心头总漾起一阵苦涩。

我这一代人，尊师的观念，可说是很淡薄了。岂止是淡，有时简直是冷，冷得今天回想起来仍时时感到心寒。

蒋天枢先生前些时已经作古了。听到他辞世的消息，首先浮现于脑海的，是他那张带着几分怅惘、几分哀愁的苍老瘦削的脸。

那一年，蒋先生教我们先秦部分中国文学史。第一次授课时，他要全班学生每人写一份履历。本来，教书育人，总得了解自己的学生，看简历不失为了解之一途。但我们那时却大不以为然——凭什么要把我们的履历告诉一个“资产阶级教授”？一周过去了，没有一个人交。到第二周上课时，蒋先生用苍老颤抖的声音说：“在我的箱子里，至今保存着我教过的历届学生的履历。我一直记得他们，他们也一直记得我……”他没有再催促我们，我们也终于没再理会他。前几年回母校，路上遇到拄着拐杖的蒋先生。这时的他，不但声音，连走路也



张世禄教授

是颤抖的了。我向他问好，他也向我点头，那眼神却是茫然的——他认不得我了。望着他颤巍巍地远去，我突然想：要是我的履历也保存在他的箱子里，他的双眼可会那般茫然？

还有张世禄先生，前年，我去看望他时，是他自己开的门。深度近视眼，几乎贴近我的脸才看清了我是谁。大学念书时，张先生的教学最为学生们赞赏，

不但学识渊博，讲述生动，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就是板书也工整、漂亮，而且极有计划，有时到一节课讲完，他那起初东写一个、西写一个的词儿，才最终连成一篇完整的笔记。现在，他给我倒茶，那双书写流利的手，不停地抖动着，以致必须全神贯注才能勉强将开水倒入杯中。岁月不居，他是不会再登上讲台了。我真懊悔，当初若是多听听他讲课，而不是去搞什么劳什子的批判，该多好。

那样的批判，今天想起，已成笑柄。我写过批判张先生贩卖高本汉资产阶级语言学观点的大字报，但我当时既未读过张先生的著作，也未读过高本汉的著作。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那次批判，但显然他不曾记恨于

我。他说,前些年到长沙,想去看我,终因不知我的住处而作罢。我惊奇于先生的记忆力。我是在“文革”期间悄然离开学校的。离校前刚经历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隔离审查与批判,因此,既不敢,也没有心情同老师们一一话别。我不曾料到先生竟记得我是去了湖南;更不曾料到,七八年后,先生到长沙还想到去看我。他忘却了我对他的非理性的批判,却似乎不曾忘却别人对我的非理性的批判。

说起那时的学术批判,不禁又想起了已经故去的刘大杰先生。有一次他对我说:“马列主义太难学了。今天认为对的,明天又错了。”他是有感而发的。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五十年代修改过一次,是为了学苏联;“文革”中又修改一次,则是为了用所谓“儒法斗争”来解释全部文学史。两次修改都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大杰先生的第二次修改文学史,曾使他不见谅于同辈人,骂他的话有些很难听,但我知道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听说,那时曾有人劝他:“刘先生,你这样做,身后怎么过得去?”大杰先生回答说:“我不这么做,现在就过不去。”

用行政的、高压的手段,强迫知识分子改变其学术观点,从施之者来说,是极大的愚蠢;从受之者来说,是极大的悲哀。大杰先生是受害者,我们又何必苛求于他呢?如果他能享有一个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不必屈从于“上头”什么人的眼色或心血来潮的旨意,他的学术成就将会大得多吧!

老师们在短短的几年间连连谢世。从这一代学人经历的坎坷和我们后辈对师长的追念中,可以引出多少可怀、可思、可叹、可悲的教训啊!

陶渊明《自祭文》说：“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已经作古的师辈和依然健在的师长，或许早已达到不计毁誉的境界。但作为后学的我们，作为比我更年轻的一代呢？不能尊师，怎能做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我们再忆及师长之时，总应当更多一些温馨，少一些苦涩的滋味才好。

关于刘大杰先生

前两年,写过一篇题目叫《怀师》的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其中讲到刘大杰先生两次修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五十年代修改过一次,是为了学苏联;‘文革’中又修改一次,则是为了用所谓‘儒法斗争’来解释全部文学史。两次修改都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我以为,对于这些,不必苛求于刘先生,要紧的是要创造一个使学者能够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环境。

文章发表后不久,接到严秀先生一封很委婉的信,以为尊师敬业,固属可感,但对大杰先生这种不顾身后名的举措,不应原谅。后来就读到了严秀先生的《哪能不顾身后名》一文。文中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一语相责,并说,“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条界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随便跨过来跨过去的。”

严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他以风操论人的原则,我也是赞同的。但论到大杰先生的处境,我觉得他毕竟比较隔膜。不过,大杰先生已经作古,对于历史人物的品评,本可以见仁见

智,有所不同,因此,也没有再就此写什么别的文章。

一晃过了两年,这件事已渐渐淡忘。前几天,忽然收到严秀先生一信,说是新近读到林非纪念刘大杰先生的文章,知道刘先生学问甚好,修改文学史是奉命,并是“四人帮”在沪代表监督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文人处此际会,实也大难,还是要多谅解些才好。因此,他将前次对我文章的“不妥当的评论收回作罢,并致歉意”。

读到这封信,我不禁肃然而生敬心。多年来,我见得更多的是强词夺理、一贯正确的所谓“权威”,是不负责任、夸夸其谈的所谓“才子”,能对自己、对他人的文字都取这样认真、严肃、负责任态度的,真是凤毛麟角。这样的为人处事,称得起前辈风范。

我依旧认为,严先生以风操论人的原则,我是赞同的。无论是谁,总要知所进退。即以大杰先生论,我也并不想为他讳过饰非,我只是觉得,知人论世,他的那些弱点并非不可原谅罢了。

大杰先生是我的老师,但并不曾为我传道授业。我读大学时,他因身体原因,久已不上课了。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我是作为学习的参考书自读的。那时,对大杰先生的印象,倒是从鲁迅《骂杀与捧杀》一文得来。鲁迅在那篇文章中所嘲讽的乱点古书之例,正出自刘大杰标点的《袁中郎全集》。把“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点作“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即便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也不免为之齿冷。记得我们几个调皮

的学生，曾做过几首《教授杂咏》的打油诗，“色借青黄借，中郎遂借光”便是刺大杰先生的。后来，一位明白底里的朋友告诉我，那本由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的标点，其实并非出自大杰先生之手，而是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也是文化界一位名人），因生活无着，借大杰先生之名，标点此书，弄几文稿费谋生的。大杰先生当时既不能道破，后来又不愿使朋友难堪，宁可自己背着这骂名。这样，我才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敬的一面，也感到年轻气盛，轻薄为文的不足取。

大约是1965年吧，毛泽东到上海，召见了大杰先生。一见面便说：你写的书怎么不送我一部？大杰先生十分惶恐，说，不知道主席还有时间读我写的书，以后一定送给主席。后来，毛泽东说，他读了《中国文学发展史》，觉得有些问题讲对了，有些问题则讲得不对，并上下古今谈了许多文学史上的问题，包括他喜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不喜欢杜甫，以为杜不如李等等。那次同毛泽东的叙谈，曾使大杰先生非常激动，再次修改文学史的念头，据我所知，也是那时萌发的。但是，过后不久，“文革”便开始了。

“文革”是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发端的。大杰先生首当其冲。尽管后来毛泽东曾交待，他在上海要保四个人，即周谷城、谈家桢、苏步青、刘大杰，但在上海落实这“最高指示”时，却已把“保”改为“一批二保”，仍旧连续几次在复旦大学礼堂，大举批判毛泽东声言要保的这四位学者。

那一段时间，中文系的教师编组学习，我恰巧同大杰先